

目 錄

畫家的悲哀	珊
好朋友	醉 樵
退伍的老兵	孫少禮
琪姊	Sun Yung
從前的伴侶	閑
浮雲	棄 名
最後的哀訴	環
我之文藝賞鑑觀	李星華
若絲麗姑娘	賈 明

畫家的悲哀

溫柔的春風徐徐的吹來，陽光也被牠帶來了熱力，照遍大地；人間的一切都沉醉在這可愛的春光中了。

呵！觸目的春景，又引起了藝術家的興趣。

就是那久未畫畫的亞生，現在也被這可入畫的初春所感動，又發起了畫意。

他提着一份蓋滿了灰塵的舊畫具，半走半跑的向着目的地前進——y公園。

他也無心來注意遊人，只是用他的眼光向四面瞭望。忽然他匆匆的向着一棵老松下走去，放妥了畫具，坐定了，氣喘喘的從衣袋裡拿出了一塊手巾，揩了揩額角上流下的汗珠，歇了歇氣，懶懶的開了畫具，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唉！畫家呵！”

于是接着他又伸了一個懶腰，拿起了畫筆，開始工

作了。

他注視着對面的一條小溪。溪岸夾雜着幾棵垂柳的倒影，在澄清的小河裡，隨着小小的波浪閃閃的搖動。在橋那邊盛開着一列鮮艷的桃花；從桃林縫裡，隱約的還望見起伏不定的止山。

他一筆一筆的細心的畫着，同時他心裡的思潮也只是不斷的湧了上來。

唉！世上的事太難堪了。前三年他從學校畢業的時候，是抱着多大的希望呵！想着將來一定可以作一個有名的畫家——因為在學校的時候，就被人喚着這個名詞——但是所想的却剛剛同實事相反，一直到了現在，總也達不到一個相當的機會來發揚他那自負的藝術天才。

然而他仍是天天的畫。並且他早已組織了一個美滿的家庭，已經有了一個白胖的孩子。

他的太太見他整日的只是畫，什麼事都不管，也不想法子來謀生活，總是氣憤憤的來干涉他，譏笑他。他有時實在被她纏繞不過了，就說：

“呵！我的太太，請你不要干涉我了，我不是對你說過好幾次了嗎？機會還沒有到，暫時再請你耐着性子等一等吧！”

其實他自己又何嘗不煩惱呢！時時的想着：“呵！爲什麼總沒有人來請教我，總也不能成名呢！”

在半年前，他已灰心了，決計拋棄了畫，想別的方法來謀生，救濟經濟上的困難。但是那裡有事給他做呢！

一件件的往事，都在他的內心裡一幕幕的演了過去。從學生時代的生活一直到現在。

他還在迷曠的亂想中，忽然覺得背上似乎有人輕輕的拍了一下，並且還叫了一聲“亞生”。他慢慢的回過頭來。

“呵！原來是你呀！好久不見了。”他站了起來，和他的朋友很親熱的握着手，談了一會別後的境遇。忽然他的朋友很尊重的看着這張將要成功的畫說道：

“亞生你的畫真有長進，與三年前大不相同了。”

“唉！笑話，不要取笑了！”他很謙恭的說。

“可不是真的嗎！我們老同學還說瞎話嗎？嘿！我們現在正籌備着開一個圖畫展覽會呢！如果你願意加入，真使我們榮幸極了。”

“何必這樣客氣呢！只要不嫌，那只好獻醜了。”

亞生帶着滿面笑容的說。

他們商議好後，他的朋友走了。亞生真是喜歡極了。仔細的畫完了畫，天已快黑了。

他一面走着，一面自言自語的說：“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呵！大概從此便可以出出風頭了。對了，回去先不對她說吧！她平常太可惡了，總是譏笑我，等到臨時再告訴她，讓她驚喜一下，看她還說什麼？”他那種快活的樣子，真是有好些時候沒有看見了。

“亞生你原來又去畫畫了，我說你到那裡去了呢！”她開了門這樣的對他說。

“你不知道，今天真交運了，哈哈……我……”他突口的說了出來。

“哼！別瞎說了，誰信你的話。”她冷冷的說。

他本來想告訴她，見她這種冷冷的神氣又有點不願意了，決計在事前不告訴她。

他跑進屋內，從一大堆的舊畫中，找了幾張好點的，和這張新畫的一齊都放在桌上，預備明天早晨送到朋友那裡去，吃了晚飯，哄了一會小孩，很早的便上床睡了。

一覺醒來已經是十點鐘了，忙忙的修飾了一番，打算送畫去；但是一找畫兒不見了，問她，她冷冷的說

：“不知道。”他都找遍了，急的滿臉通紅。後來發現在孩子床上，有許多撕碎了的一塊塊的紙，並且孩子正舉着他的小手撕着那張新畫，笑嘻嘻的張着小嘴嚷道：

“爸爸！爸爸！看哪！”

他憤怒的奪了過來，但是已經一條一條的破壞了。他想打，他想罵，但是看見她正憤怒的看着，他不響了，只是長歎了一聲……

珊
1930,4,2.

好朋友

天黑了，明月升在半天空；幾顆稀疏的寒星不息地閃爍，涼風吹拂着剛發芽的樹幹。夜涼如水，萬籟無聲。

他，一個富翁的兒子，這晚他興奮的臉上現出驚奇的氣色，他又着手一步步地無目的地輕輕來回走着。

月光是何等地皎潔呵！她照遍林中，一草一木都使人看得非常清楚。他心裡想：“呵！這是我第一次作瞞人的事哩。倘若父親知道我把錢給他的仇人，他將如何地發怒……”一秒兩秒，一分兩分，時間飛似地過去了。然而他似乎聽見草裡有一些聲音，他帶着驚奇的眼光看了看他的四周；月亮依然高高地掛在空中，花草依然微微地擺動，一切都不曾改變。他只覺得陰森森鬼氣侵人，‘窸’一聲，貓頭鷹在叫了。他不得已地仍舊回過頭去，遠遠地一叢小樹被風吹得搖搖幌幌，但在他看來

似乎是一個人在那兒蹲着；許許多多林中的一切……他都以為是魔鬼要來抓他。

“噫……”樹枝驀然分開，露出一個人頭；他喜悅地狂叫了一聲跑過去並且不住地說：“嚇死我了……”那從林中出來的人只是搓着手微笑：“累您久等！哈哈！”

沉默了半分鐘之後，他從衣袋裡拿出一捲鈔票塞在那人手裡：“鏡！拿去吧！一千塊錢，這是瞞着父親給你的，希望你不要對別人說；你拿了這錢大概可以够一年的用，現在你去吧！我們多年的同學就此分離了！”

“好，明天我便離開此地，再會！再會！”鏡狂笑着，一翻身便隱入樹林裡。

一種不可名狀的高興籠罩了他的全身，他心中想着這一回事，總算幫助了老朋友的困苦；雖然鏡曾經在一月前，在這林中打劫過他的父親。

然後，他悄悄地走回去，他看見樹葉都輕輕搖擺着，他很自傲，竟人不知鬼不覺地作了件俠義的事。月光下，他看見他家的後門是虛掩着；他拉開門，走進去，到了自己的房裡，坦然地，很舒服地噓一口氣；人們都已睡着了，大地是何等靜寂呵！

.....

麻雀唧唧地叫了，旭日從東方升上來；朝霧佈滿了天空，他竟一夜不曾睡好，這時正在院中踱來踱去，又過了不多時，家內的人也都漸次醒了，和他第一個會面的便是僕人小張：“少爺！真早呵！”

他微笑地點了點頭，走到父親房裡去：“爸爸！……”他很駭怕地看着他的老父，他父親的臉色蒼白；瞪着眼睛，望着上邊。當他知道他的兒子來了，他長嘆一聲，便倒在床上。

“怎麼了？怎麼……”他喊着說。

“唉！舊病復發了，難過呵！”

他戰抖着，竟忘了一切，半分鐘之後；趕緊叫聽差，家中一剎時紛亂起來，都現出不安的狀態。

醫生來了，他簡略地察視了病人一遍，開完了藥方後便悄悄地走出。

“先生！怎樣了？怎樣了？……”他急灼地問着，隨後大汗珠流在臉上。

醫生搖着頭，用手轉動着手杖：“沒有希望了，預備後事吧！”

“什麼？……”他哽咽地說不出話來。

“唉！人總有死的時候，不必太傷心了……”

醫生嘆息着，回身走出大門，他瘋似地跑進父親屋裡，強裝出喜悅的樣子：“爸爸！好些嗎？醫生說不要緊呢！”

“唉！唉！廉兒！……我的廉兒！我不久於人世了——但，廉兒，我身後的希望便是……是你不要理那忘恩負義的錢，賊！強盜！呵！我將隨你母親而去了……”一陣痰湧上來，他又哼了兩聲，挺直了身體，不動地，與世長辭了。

“天哪！”他叫了一聲，暈倒在地下，當他被人們救活過來，他只是狂喊着，哭泣着。整整幾晝夜，直到他淚盡聲嘶，一點氣力都沒有了。

從此以後，悲哀整日充滿他的全身，花開了，花謝了，一年過了，一年來了，他似乎都不覺得，月亮，花草，樹木雖然都和從前一樣，房後的樹林他却許久不曾去了。

這是月光燦爛的一夜，可是他很早就睡了。半夜裡，他醒來，銀色的月光射在他的被上；樹影在窗上擺動。他忽然聽得一陣犬吠聲，接着又是毆打聲，他趕緊爬起來，開了燈，這時人們都已到了他的門外，一陣打門

聲，嚇得他不住地發抖，然後他開了房門，一羣人擁進來，在燈光下，很清楚地，他看見頭一個人便是他的從前的好朋友。

“錢！”他叫了起來‘原來是你呵！’

“哼！不錯！是我，錢呢？快拿出來！”

他無言地低了頭，看見自己的胸前抵着一隻手鎗……

……

“哦！父親說的真不錯呵！忘恩負義！”

“費話！拿錢來！”

不得已地他從抽屜裡拿出一本支票和一個小圖章。

“拿去吧！我的朋友！”他說。

“謝謝你！哈哈！”錢得意地笑着，拿着支票往外就走。

忽然，一剎那間，他看見桌上放着一隻手鎗，這顯然是錢所遺忘下的，羞恥，憤怒，激動了他，拿着鎗跑出門外，錢正走得不遠‘兵’一聲，鎗子打在錢的腿上，他倒下了，前面的同伴都吃了一驚，連忙扶起他，飛似地向前跑了。

“哈哈……”他在笑着，把鎗扔到地下，信步向林中走去，月亮高高地掛在空中，星星不定地閃爍着，

他看見林中的一切，他想起過去的往事，他不覺喟然長嘆了。

父親？好朋友？……………

31,3,1930夜，醉棧

退伍的老兵

他沉思着沉思着，“轟轟轟轟，拍喇喇，拍喇喇”的聲音，把他從朦朧的夢中驚醒了，他還以為是在戰場上呢，睜眼一看，已經在他的家鄉了，他還是靠在一座土牆下坐着，面前是一片曠野，鋪滿了枯草，他仔細一望，歎了一口氣道：“這是我的家鄉麼？這是我的田地麼？怎麼弄成這個樣子了？阿大阿二們（他的兒子）怎麼都不替我耕田呢？以後的日子，我怎好過啊！”

他回頭就看見那槍子打破的他的瓦房，亦不成樣子了，房頂穿了，一個一個的窟窿，好像是開天窗似的，牆壁傾斜着，磚石瓦片零零落落的掉在地上，一堆一堆的，遠望着像荒塚一般。屋上的梁木，有的倒掛在上面，有的橫倒在地上，窗戶都破碎了，門戶也沒有了，前很整齊的房屋，今一變而為破爛的瓦礫堆了。

這是他初次到家所看見的景象？他還有些不相信似

的，走進這破舊不堪的屋裡，細細地看什麼都沒有了，只有馬屎和磚頭泥土，木柱一堆堆的堆在地上陳列着。他不由得又歎了一口氣說：“這就是我以前住着的屋子嗎？”真的，他並沒有錯，這就是他的唯一的屋子了。他徘徊着想起從前的情景，他不由得就從他的污黑的眼中，簌簌地落下淚珠兒來，雖然，他臉上的繃紋使他的眼淚，很不容易流下來；不過順着他半白的髮，仍然一滴連一滴的落着。他坐在橫在窗前的木柱上，望着他那灰黃色的軍服，肩上有許多的灰塵，在左臂的花服上，有一大片血跡是黑紫色的，硬得和馬糞紙一樣，這個就是他一生從軍的酬報了。

他托着頰，低着頭，細細的回想着他的經過，他經過的事實便一幕一幕的張開在他的面前了。

他爲什麼要離開了他的家庭而出去從軍呢？他不是爲的家鄉連年旱災和土匪，使他不能在家過日子的原故麼？他想起他離家的時候，對他的愛妻說的話了：“你們好好的等着我啊，我在外面得着了錢，一定就回來的，一定會回來和你們一塊過那快樂的日子的。”但是，他出外十幾年得到的是什麼？他每天在戰場上，每天在炮彈槍子下面過生活，他那裡能得了錢回來呢？他又回

想起同他一起出去的他的老友了。正一個冬天的時候，大雪蓋滿了路，山野裡只是一片白色，怒吼着的北風，一陣陣的把乾雪吹到面上來，刺得人發痛，他同着他的好友很疲乏的在戰壕裏伏着，在吃冷饅頭的時候，他的好朋友苦笑着說道：“這次我領了餉銀了，可以寄回去給他們買些白麵吃了，可憐他們不知現在什麼樣子呢，我要是馬上能離開了這種可怕的戰場，帶些錢回去，他們一定很快活和歡欣的啊！”……他還沒有說完，忽然飛來了一個流彈‘嗤’的一聲，正打在他朋友的頭上，他的朋友立刻倒在他腳邊了，鮮紅的血，好像噴水似的射出來，他立刻不能再聽見他老友的講話了，這件事，使他多麼害怕而悲哀啊！想到這兒，他又雙淚簌簌的哭了。

被淚打濕的臉兒又抬起來了，他望了望穿破的頂棚，又低下頭去很深沉的想着一回使他不能忘記的戰事。

“在一個昏黑的晚上，戰事非常的劇烈的時候，我正等着連長和對面的敵人的軍隊交戰；這時轟轟的大炮，像爆竹似的排槍，半空中火花亂飛，同伴們一個個的或死或傷的倒下去，多麼怕人呀，不知從那裏飛來了一個子彈，不偏不歪的剛剛巧巧的打着我的帽子，把帽子

打跑了。這時，我是多險啊，我伏在地上，但不多時，又飛過來一個子彈‘際’的一聲，穿過我的手臂，我就昏過去了，那個傷痕，至今還沒有好……”他想到這裏，便回頭向左一轉，呆呆的看着他那永不消滅的而使左臂永遠殘廢的一個疤痕。

他又望着穿了好幾年的軍服，他忽然又看到掛在軍服上的一個圓圓的青天白日的徽章，這是他官長給他的獎品啊！於是他又想起他退伍時的情狀了。他們這次的戰爭，結果很好，把敵人殺死了不少，他們的總司令，已經做了大官了；他們的師長營長們，也都升了官了。他也隨着大家很快活，因為官長對他們講演，說：“現在天下太平了，你們的功勞很大，可以回家了，現在賞你們一個獎章，但是很貴重的一個獎品啊，另外還要給你們錢，使你們可以回去，”他聽了，多麼快活而感激呀！後來他果然拿到五塊錢，和一個圓圓的徽章。

但是，現在呢，五塊錢早已在路上用光了，身上只留着一個圓圓的徽章，是他當兵十幾年帶回來的唯一的東西，此外，還有一隻殘廢了的流着血的手臂和衣服上一大塊的血跡，是他退伍後所餘留下來的紀念品，他還聽說官長所以叫他退伍，並不是因為天下太平了，是因

爲他這隻流血的手臂呢。

“呵，我的兒子呢？他們都去投軍了嗎？我的女兒呢？我的愛妻呢？他們都到那裏去了？唉，你們還記得我嗎？我沒有了你們，我便完了，這一世便完了，唉，我的田地呢？我怎樣再可以種田過活呢？”——他禁不住號啕大哭起來，便昏倒在地上了。

斜落的太陽，正照着他身上的徽章，反射出青白色的光來，晚風一陣陣的吹來，聽得見一陣陣的兵號的聲音，遠遠的一片草地上，正在操練新招募的兵士呢。

一九三〇，三月四日夜十一時寫。孫少禮

琪 姊

當我的弟弟拿着一封信走來對我說的時候，他的眼睛完全失去了神，深深的看着我，並且從他嘴裡出來的話是十分地快，

他說：“琪姊有多少日子沒有給你信了？”

“很多日子了——後來我給過她兩封信，她都沒有回給我！——大概我們有兩個月沒通信了罷”？最後我變了嗓音，很急的問他：“你問這些幹麼？”

他把頭垂了下來，輕輕的對我說：“尹哥來信說，她病了兩個多月，……但是現在已經死去五天了！”他把信遞给了我，又喃喃的說：“怎樣去安慰安慰尹哥呢？他是最愛琪姊的。”弟弟終於哭了出來。

我把信交還了弟弟，屋中仍然如死一般的寂寞；我們倆都靜靜的，一言不發的哭着，弟弟坐在椅子上，垂着頭，流着淚，我呢，躺在沙發上。

這時——“這些”不能使我不想起來了！……

她是一個溫柔的小姑娘，我和她在一起差不多有六年，她沒有和我大吵過一次嘴，但是我却有時像是欺侮她，有一次我記得，把她給氣哭了，媽媽罵我，叫我給她陪不是去，那次誰說什麼都不行，我終於沒有向她求饒，但是第二天，她依舊的來同我玩了；我記得當時我還不願意去理她呢！

我們住的地方很有趣：緊貼着我們後院子的牆有一個操場，每天早上和傍晚，總有兵在那練習兵操，我們常在那兒玩，琪姊的哥哥——尹哥常在那放風箏。過去這操場旁邊的一條小巷，有一條小的河流，在垂柳下面，婦女們很多的在那洗衣服，但是我們也常常的在那兒玩。一個冬天我和我的妹妹，琪姊和她的哥哥，大伙都跑到這小河流上面溜冰，琪姊的一隻腳落在水裏面了，浸在冰冷的水中，琪姊直叫，她幾乎要哭起來的叫她的哥哥，我和妹妹瞪着眼，望着琪姊的腳也直嚷：“尹哥快點呀！”一直等到尹哥把她的腳給拔了起來，琪姊才笑了，我們也都笑起來了！……這件事情，我們的母親到現在還沒有知道呢。

我們幾個人是最淘氣了，比較起來琪姊還不很淘氣。

，我們差不多天天都在一起玩，因為他們家離我們家只有幾步遠。一個春天的早晨，又是我們四個人出去了，走到一個小花園的旁邊，尹哥對我們說：“別響，我們進去偷花去。”他說完便溜了進去，跟着我和妹妹及琪姊也進了這小花園，琪姊胆小着說：“等人家看見了，我們別折了罷！”我們都沒理她，尹哥還是自願的折了許多的花；桃花，杏花……正是開的很茂盛；忽然一個很粗大的嗓子喊：“誰在那兒折花呢？”——這聲音離的很遠，尹哥在樹上給我們作了個鬼臉，我們三個人，輕輕地溜到小花園的門口。隨後尹哥也出來了，我們又笑着跑回家去了。

我們常常去偷鄉下婦人的毛豆；甜瓜，……有一次被她瞧見了，她拿出了棍子來追我們，差點就被她追着，要不是她那雙小腳，我們也許要被打呢？！

我們將要到北京來的時候，琪姊因為這件事情，哭過四五次，我的母親教她同到北京來，她總不說話，搖着頭，她的眼睛含着淚。

我們上車的那天，琪姊哭的眼睛都腫起來了，她沒有話對我說，只拉着我的手哭，我那時不知道對她說什麼才好。我也流下淚來，只說：“琪姊，我希望我們去

了，就搬回來吧！”她聽了，越加哭的利害了。

我們都站在月台上面，開車的鈴一響，立刻就要分離了，琪姊還是哭着不說話，“別哭了，琪姊，我們不久會回來的。”我好像哄小妹妹似的，但是她一聽我說話，更加哭起來了！……

火車慢慢地動了，我從窗內探出頭去，擺着手，對着來送我們的人，琪姊被她母親拉着，走向站口去了，但是她不住的回着頭。……

啊！我們就這樣的分別了！

屋中仍舊是靜寂的，弟弟在書棹上寫着信，我依然躺在沙發上哭泣着。

一九三〇，四月一日。Sun yung

從前的伴侶

“人生真是無聊啊！時時刻刻都要受環境支配着，絲毫不能自主。就像我那幼年時的朋友逸，聽國華說，他已經飄泊到西南去倚靠他的姑父了。這真不是我所想得到的啊！”他遇見了國華以後，回到家來，不斷的這樣發牢騷。

月是這般的皎潔，她那銀色的光，好像水波似的，浸濕了全屋。晚風從地面上輕輕的拂過，有時吹起柔嫩的柳條，使他們的細影，在窗上搖動。靜悄悄的四，都沒有聲息。他抬起頭來，對着將滿的明月，千千萬萬的回憶，一齊從心頭湧出，尤其是關於逸的事情，彷彿就是昨天一樣；——雖然已經隔了十年！

逸是他小時唯一的伴侶，那誠實的性格，天真的脾氣，使他不得不敬仰，欽愛。那時他正在他的故鄉讀書，一班的同學雖然不少，但是像他倆的友誼，真不容易

找出來。

每次下學後，他們總是並着肩，走進一個小公園，找到一棵垂柳的樹蔭底下，坐在那裡，或是談天，或是看畫；和暖的春風，不時的吹着，帶來一種濃郁的花香，使他們沉醉在那裏邊，一直等到黃昏，遠遠的教堂鐘聲響時，他們才在西沉的夕陽下，分手回家。

在放假的日期，他們就走出那小小的城，到郊外各地去游玩。他們常常坐了一隻小船，順着碧綠的小河，慢慢的，經過了三四個鐘點，達到了逸的叔父的家裏。

逸的叔父是一個很誠實，很和藹的鄉下人，他非常喜歡他倆。每當他倆去的時候，總要留他們住幾天。

這陽春的天氣，在江南地方，是多麼令人愉快！

他們常常躺在嫩綠的草地上，河邊的楊樹下，同那初相認識的牧牛小孩，一塊兒談笑。周圍總有那些唧唧的鳥語，翩翩的蝶影，增加他們的愉快。

有時，他們划着小船，在那縈繞田野的小河上飄流。碧綠的流水，又是何等的好玩啊！

從那小河的邊岸，可以看得見一片廣大的平原，稀疏的散布着幾點土屋；稍遠些，幾叢茂密的翠林，幾處土堆似的孤塚，都令人生出很深的印象。

在寬闊的田野上，勤苦的農夫踏着水車，有的俯着身體，散佈種子，他們面上都現出很安閒氣色，不停止的工作。

有時在河灘上，鄉下孩子們提着竹籃，好像漁夫的形狀，到河底裏摸蝦。他們一下一下像淘米似的，把籃子往水裡浸着，但是不久，那鮮活的細蝦，便都進籃子了。

“阿三兒，你摸到多少了？賣給我吧，”他們常常這樣說，並且帶回逸的叔父家，就作了一頓美味的食品。

他們每次下鄉去，總等到開學的前一天，才懶懶的回城。

這樣的，天天沉醉在幼年的快樂中生活，一直經過了半年。

很不幸，突然間，他的父母就告訴他要動身北上。倉卒的期間，也不容他同逸告別，他就匆匆的上了火車。

車動了，一點點的向北邊走，漸漸的遠離，他探出頭，對着車站看看，心中不住說：

“別了！別了！朋友，這是多麼難過啊！”

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得着逸的音信。

這時皓月仍舊照着，晚風仍舊吹着，只有他，呆呆的仰着臉，想着，冥想着……那無聊的往事啊！

一九三〇，四，一，閉

浮 雲

每當寂寞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夢一般的回憶就映演在眼前了，可是模糊，渺茫，虛無以至于使我不得不認爲不過是些幻想罷了。在幼年只知道吃不着糖是悲哀，不帶我出去玩就是最沉痛的了，只要一滿足了這些慾望就一無憂慮，除此而外難道還有別的會使我感到痛苦的嗎？我相信或者比一隻家雀還要天真爛漫些。

我時常設想如果在三四歲時，永不讓我滿足吃糖和帶我出去玩的慾望，或者別的事也不會再想了，因爲人心是貪得無厭的，所以，什麼妒嫉，虛榮，自負等等的事也都知道了，並且也嘗過牠們各種的口味。懊悔不來的幼稚時代竟毫不戀捨的和我漸漸的永別了。我固然知道我是將沉入于無底的污穢的所謂社會的大海裏了，回願那些幼小的人兒，真是替他們着急。

噢！我知道追悔也來不及了，不過使我還覺得有點

愉快的，就只有甜蜜蜜的去反芻已去的往事了！可是那些已去的往事因模糊而記不清，因為記不清所以也好像隔着一層紗的。記得我孩提時的光陰是在外祖母家消磨的，可是至今我總是很懷疑爲什麼在外祖母家那樣長久，我想一定是喜歡我吧？

下了火車站，一直往北走着那兩邊種着高出雲表的楓樹的石子甬道，也許還要上一頂高橋吧？我真記不清楚了，反正拐幾個灣再往北才到外祖母家呢。那裏大門上的油漆也褪色了，野草也長了一地只留出了一條小徑來，幸而地是石板鋪的，縱然是讓它長，也不過像些小春蛇似的偃臥着，的確滿目都呈出荒涼頹廢的景像，家家門口的階石旁，都探着小黃花，好像盼着有人出來，然而門却是半掩着。街道非常幽靜，只有河畔上捶衣的聲響和野鳥的囀啼聲，遠遠的達入耳殼。我總以爲這是荒鎮孤村的風味。每天三分之一的時間總是在門口和我的表兄弟玩耍，奶娘們照例只是打盹，除非我們之間有了激烈的衝突後，她們才睜開矇矓的睡眼，來調停一番。

我們常常乘她們打盹的當兒到祠堂裏去捉迷藏玩，祠堂是非常陰森的，然而我們並不以爲害怕，東藏西躲

的，甚至于爬到佛桌底下大門背後……除了我們的小能力所不能達到的地方，藏的地方雖然很高妙，不過一聽到捉的人來了，便爭着逃走，一面還亂嚷着，所以大多數被捉的都是由于慌張所致。這樣的玩耍，一直等到她們睡熟了並且發覺了才爲止。當她們領我們出來的當兒，一路上總要恐嚇我們說祠堂裏頭有青面獠牙的大鬼專吃愛捉迷藏的小孩並且小孩的年齡也那麼巧都是我們所具有的年齡——是五歲到七歲的——，有時還要用手指狠命的在我們頭上戳幾下。

在夏天，殘殺些蚱蜢和螞蟥是不算什麼的，天天同表兄弟們捉蚱蜢一類的小昆蟲，捉滿了一瓶便開始審判，並且用各種方法將它們處死，有的活活把頭擰下來，有的把胸都弄掉了；並且叫它們飛，然而因爲沒有腿不能棲止，所以終于力盡而死，還有叫它們投水自盡的，種種的死刑，我們都以爲很有趣，就是它們臨死的拘攣和掙扎的動作也不能叫我們發出微些的惻隱之心。我們處治蚱蜢竟不過如此而已，可是母親她們時常說我們太殘忍並且痛加責備，在我們當小劊子手的時候，母親就敲着玻璃窗警告我們。

有時我們在後門前的草場上遊戲，呀！不知怎的我

總不會忘記那幅幽閒的村莊圖：一條小河，三四架水車，五六隻糞缸，十幾隻鴨子，兩頭水牛……東邊，幾株沿河的老而又老的老柳，還是垂着們的絲髮，有的樹幹向着水面傾斜，影子落在水裏好像顧影自憐的模樣。有的將絲髮蕩樣在清風裏，使遮成的那片極佳的蔭影也隨時隨地改變了它的形態。水悠悠然的流着，只有燕子輕輕的掠過，才有一圈一圈細紋。其餘的三面，都栽着水稻，它的行列的齊整，幾乎使我疑心是依尺子畫的。嫩綠的稻苗在五六寸高的時候，尤其是婀娜可愛和少女般的弱不勝衣，一經微風吹過，便一個個深深的鞠躬好像對那巍然傲立的 G 山朝拜似的，同時組成了嫩綠色的微波，猶之乎水被風吹了的一樣。我理想中那地方在春天一定是文人歌者的聚集處，夏天自然是農夫們的休息所，秋天是打穀的廣場，只有冬天是一無所用，除了紅脖子才乘這幽靜的時候，唱它得意的傑作。而我們却時常去拜訪的，並沒有天時的變遷來阻止我們，可是我們那時也未曾感到那大自然的美。

其餘的事真是模糊的更虛無了，渺茫的更不知所之了，噢！往事啊！往事，好像天上的一片孤浮的雲，飄飄，飛馳，不見了！ 棄名作于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

最後的哀訴

我最親愛的顯哥：

你還許我這樣稱呼你嗎？但是，恐怕只有這一次了。
。記着：只有這一次。

我首先要驚訝你一聲——不，也許你更高興——就是我的舊病復發並且不能治了。

自從你走後，我敢說就沒有一連數小時的快樂過，這也許就是我得病的重要原因罷？如此說來，他就是殺我的劊子手，我的仇敵，我恨你，我要罵你。嚶！我還能說出什麼呢？我要說的還是「親愛的哥哥」嚶！

瑛妹告訴我，當朋友們問你爲什麼要棄掉你妻子時，你便說：“這是專制家庭一手造成的婚姻，一點也沒有得我同意，當然不能承認。”啊！你真殘忍！我真不知道你怎樣居心。你要知道我們雖是幼時定下的婚事，但並不是盲婚呀！我們在結婚以前，也曾通信——你那

時還稱我爲「司命之神」——也曾在一塊談過，當時不但沒有不滿意我，並且是如何熱烈的愛我呀！啊啊！那一霎那的幸福時光喲！

現在，你只是因爲把我玩弄够了，便不承認起來。啊！你的手段是多麼的辣呀！並且，你既認爲是不良的婚姻，爲什麼還和我結婚？！

我知道你要說：“這是迫於父命，不能違拗的呀。”但是——現在你怎不聽命了呢？你一直沒有回來過，雖然父親寫信給你說不回來便不是他的兒子。

回想我們在相愛的時候，你的假溫柔，你的甜言蜜語，尤其是你的所謂「眉清目秀」的儀表，都使我沉醉。並且那時你也被我的青春少年的風韻，秀美的容顏所屈服了。可是現在已厭棄我了，而我仍是熱烈的愛着你，這真是所謂「痴心女子負心漢」啊！

我想你已忘記那件事了，如果是真的話，就請看下面：

那是一個清冷的午後，太陽從東邊轉到西邊，似乎很吃力了，只無力的發出殘弱的光輝，照在枯黃的樹枝上，益發顯出憔悴的樣子。我們正在C公園裏，西門旁的一個小亭子上坐着。那時人跡已經稀少，四面異常沉

靜；只有善叫的秋虫，在應用牠們的本能——奮力的叫着。

我們那時已談了半天了，都似乎已沉醉，兩頭已經接觸，默無一言。突然，你用兩臂用力將我抱住，將臉湊上來；我雖假意的躲着，但終於合到一塊。

現在，你總該記起那是我們初會的日子了罷，自那日後，我便被你俘擄了。

我還記得在結婚後一個晚上，我突然從夢中哭醒過來，將你驚醒，你問我爲什麼，我說在夢中夢見被你丟棄了，你當時極力的安慰我，對我發誓，於是我又安然的在你懷中睡去了。

現在我願意仍是一個夢，但是那裏能夠呢？樣樣都是事實：落在手上的眼淚是涼的，自己的喘息是促而重的，並且胸前是如刀刺也似的痛。這是夢嗎？誰能驚醒我這夢呢？

我也不願再寫下去了，寫下去有什麼用呢？能醫治我的病嗎？能挽回你的心麼？

最後我還要祝你健康，但我希望不再有一個女子上你的當，不，與其說不願再有人上你的當，不如說是嫉妬吧！啊！別了，穎！

祝你在夜深的時候受良心的譴責！
被你擯棄而不能自援的弱者——

淑貞絕筆。 x 月 y 日。

1936,1,9 日作。 環

我之文藝賞鑑觀

藝術的魔力的確是偉大的，當我們看到一本悲哀的小說和淒慘的電影，或者聽到一種悲哀的戲劇，音樂時，心中立刻感到一種無名的哀憐。這樣看來，我們就能明白藝術的魔性了。

文藝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可以簡單的說：它是完全以感情為中心的文章。它能統一人類的感情和提高人類精神，使我們的生活能夠美化。文藝就如同一面大鏡，將世界上一切的不平和醜態都很顯明的映照出來。但映照出來的醜，我們反覺是美，這就是文藝的力量。

從我國的歷史上講來，周朝和唐朝乃是文藝最興盛的時期了，那時一般的平民都會作詩，因為一般人民明瞭藝術的能力很高，所以當時充滿了濃厚的藝術的空氣。元明的劇本，曲子。宋朝的詞，清朝的小說，都是描寫當時社會的情形，皆為中國燦然可觀的文藝。

真正的文藝家，他的性格是偉大的，有智慧的頭腦；而他的作品須是真正從他的良心上發出來的呼聲。那才能够感化我們一般讀者。假如沒有這幾個條件，那就不能算真正的文藝作品了。

理智與感情，在文藝上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為文藝家，必須用理智來思索，在他的作品內，以理智興味為事的種類很多；但是理智畢竟是次要的，煽動與傳染力量俱以感情為主。

處于現在社會中的文藝家，他定感嘆出，現在的社會是怎樣的情形吧！所以從這裏我又牽連到文藝的革命上來了。

在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因為文藝是時代潮流的表現。在現代的潮流中，我們不能夠再講什麼“風花雪月”的文章了。叫它一步一步的墮落下去；偉大的文藝應當衝向新的時代裏去。用它偉大的美麗來宣傳社會的黑暗；亦正如革命家以槍彈來實行革命一樣。如像這樣，方是文藝盡了它偉大的任務。

現在世人都歡迎新寫實主義派的辛克萊君；因為在他的作品中沒有一篇不是描寫現代社會的真實情形。如石炭王，屠場都是描寫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苛虐。

這種文藝正是現在的黑暗社會的寫照，正是代表我們所理想的文藝。這類的作品，使我們讀過之後增許多勇氣，能使我們興奮，能使我們悲哀。從事于文藝的人，正應當抱有社會思想的觀念呵！

我現在所要求的文藝，是為現代所需要的，這種文藝的形式即是新寫實主義派，它的內容，即是抱有社會思想的觀念的。

可愛的黃鶯兒啊！不要唱了！不要在這醜惡的曲譜歌唱着閒適的小調了，更不要在污濁的境地建築你們華美的小廳了。你們應當走向光明的國土中，建設你們偉大而美麗的華廳。奏着你們激奮的高歌。啊！那時你們的精神是何等的壯美呵！

李星華

1930,4,3.

若絲麗姑娘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的盛夏，我同我的父母及弟弟，妹妹，在離城不遠的H鎮附近，一所西式的小樓房中，過着避暑的生活，在那年的二月裏，我已是步進了我十四歲的年齡，並且我讀畢了我初中二年級的課程。

在那裏，我遇見了若絲麗姑娘。

一天很早的早晨，我浴後從家裏出來，走到我們樓房前面的那座洋灰橋上，牠是橫過一條公路，連結兩個園子的，橋的底下就是那條很少有人來往的公路，如果是一道幽美的小溪，我想那一定會更顯出這橋的美麗了。在這兩個園子之內，直立着二十四所差不多大小，樣式也相似的樓房，每一叢濃密的樹木之中，呈獻出一堆青色的屋瓦，上面襯着碧藍的天空，一望無際，伸入到遼遠而縹渺的境界裏去了。我坐在橋的欄杆上——那是一條很寬的石欄，很長的如同一條可以坐許多人的長凳——

般一一，享受着夏日早晨空氣的潮濕與涼爽，在太陽的勢力還沒有盛張的時候，微風習習舞弄着我的短髮：如同將身體浸在新鮮清涼的冷水中，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爽快。呵！自然賜與人們的是够多麼豐富呵！

在橋的對直那一頭的樓房中，房門開了，一個很小的孩子，騎着一輛三輪的小腳踏車，走上向橋的這條道來。快走近的時候，才看出她是一個將近六歲的西洋小女孩子，走到橋邊，她沒有力量騎上橋來，下了車，想拖着車走，但也不成，終于只是站在橋邊，莫名其妙呆呆地望着我，碧藍的眼睛，如水一般地閃閃着，我跳下石欄，替她把車推到橋上，她還是在那裏，沒有上來。

“喂，上來呀！小 bébé。”我笑着對她說，終於是騎上橋來，我拉着她的兩手，蹲在她的足前，我的頭與她鬢髮的頭一樣高。“你會說中國話嗎？小 bébé。”我微笑着向她。“我會說。”很嬌柔的中國話的聲音，由她蘋果般的兩頰中間，一個櫻紅的小破墳尖，發了出來，低頭看着她黃綢子的衫子，“你叫什麼名字？”“我叫魯意絲。”“你幾歲了。”“我……五歲了……”她昂着頭有一種可愛的異乎尋常的樣子，同時那美麗的青眼珠，水汪汪地閃了一閃。“你是韓國人？”“我……

是中國人。”那可愛的思索狀態又映入到我的視官裏，並且還有點不大明白我問話的神氣。

那頭的門，砰的一聲響了一下，小魯意絲躲向我的背後說：“我姐姐要來找我來了，你快讓我藏起來。”我向道上看去，果然有一個穿着玫瑰色衣衫的女郎，緩步向這邊跑着。黃金色鬆曲如金環的美髮，直垂肩際。因跑時的震盪，很輕飄的在肩上跳舞。曉風拂面，清涼無比。這由是一個難以忘却的早晨！她跑到我的面前，略帶驚奇地看着我，迷人的美妙的睫毛之下，深藏着兩顆藍得如天的藍色一般的眼睛。再下有一個掛着安祥的微笑的嘴，裏面露着雪白的牙齒，反襯着唇的紅色。“喂，你看見我的妹妹了小魯意絲了嗎？”她說話時眼光如她妹妹一般的閃着，表現出剛毅和活潑，的神情；我被那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眼光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說：“她躲在我背後呢。”“你幹嗎說出來呀！”小魯意絲撇着嘴，轉過身來。“唉！你這小淘氣。”她姐姐立刻蹲下去，悠悠地吻她那小小的雙頰。“吃麵包了沒有？羅麗姐姐。”“吃了，快回家去吧，媽媽叫你哪！”她彎腰蹲下的時候，顯示出她身材的嫵娜，窈窕。她真是一個罕有的麗質呵，小魯意絲走後，她稍微有一點拘束似

的向我說：“你幫我妹妹的忙了。”並且用手扶着石欄，低了頭，但是却離開我。“唔，她真有意思！”我不好意思地回答，用沒有繫好帶子的皮鞋，踢那橋上的石子。“啊！早晨的天氣真好呢，你是新來的吧，我從前沒有看見過你呢，你住在幾號樓？”她一點都不拘束了。“對了，我才來一個星期，我就住在那邊二十號，你吃過早飯了嗎？”我無意識地問，正在領略她長垂的黃金秀髮所包圍的那張無法形容的美麗面龐。“我吃過了，你呢？還沒有吧？”“沒有呢，我才洗完澡出來，你看，連鞋帶子還沒有繫好呢！”“怎麼你還沒有穿長褲子哪？你長的真高！你幾歲了？”她望着我穿的黃色布的短褲子，我上身穿了一件白綢子翻面的襯衫。“我們是隨便的，並不一定到十六歲才准穿長褲子；並且我也只有十四歲。”“我今年十三歲零十個月，你瞧，我還不夠到你眼睛高呢！”說着，她就站了過來，用她的胸部貼在我的上面；我的鼻子差不多可以與她的頭頂平行，微微地觸着她前額的髮；胸部感出了溫暖，鼻間也覺着一種淡淡的幽香！呵！這真是一朵醉人的玫瑰！

——你父親在這兒教什麼呀？

——不知道，大概是教中國書吧，你父親呢？

——他呀，他是教歐洲語的，

——他是那國人哪？

——他是法國人。

——你呢？

——當然也是法國人哪！哈哈！你父親是中國人你會是法國人嗎？多奇怪！

——我要是法國人得多麼好！你去過幾次？

——我從來沒有去過，自麼樣兒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想跟這兒也差不多吧？

——真的嗎？那你是在那兒生的，你會說法國話吧？

——大概是中國的東南邊，一個叫杭州，也許叫西瀨的地方生的，我還會說中國話，並且還會一點我父母說的那些英國話。法國話我一點也不會，你還會說什麼話，你母親呢？

——我在學堂裏學法文，但是只會一點，還是北京話好，因為我是在北京生的呢！

——是的嗎！那我可以帶你去找馬維夫，他和他妹妹金維都會說法國話，對了，你叫什麼呀？

——我叫寶明，你呢？

——若絲麗，

——你妹妹不是叫你羅麗來着嗎？

——唉，你甭管了，那是我的小名。

——呵！呵！你的小名，我知道了。

——你瞧，你怎麼也這麼淘氣！我得先回去一趟。

賈明

(未完)

北平朔風社出版
通信處北平東安門內孔德學校中學部
每期定價五分
全年五角
半年二角五分
郵費在內
——南池子飛龍橋北京書局代印——

茂林半月刊

孔德學校對於兒童文藝的提倡，已有了較長的歷史。他們表現的成績，在孔德旬刊，孔德月刊，A.C.月刊和茂林半月刊上，早為識者所賞贊。茂林半月刊創始於去年春間，為孔德高小部茂林社所主編，是發表兒童創作的一種刊物。如像茂林半月刊的兒童創作，和一般兒童刊物上發表的，在基調上自有其不同之點，茂林半月刊所力求的是兒童生活意趣的表現的真正創作；他們是想在兒童的情知的領域建設起所謂兒童文藝。該刊於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現已刊行至第十七期。並將該刊本期目錄介紹如下：

洗衣人.....	吳祖康
城南遊藝園記.....	陳濟生
大傻子.....	趙友琴
夜深人靜的時候.....	黃兆魁
紗窗上的花影.....	沈 泰
我的妹妹.....	汪玉珍
凍着.....	白蓉雲
小鳥的悲劇.....	譚承深
關於春季旅行的發文.....	茂林社